

幽夢影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題詞

余窮經讀史之餘好覽釋官  
小說自唐以來不下數百種  
不但可以備致遺忘者可以  
增長意識如遊名山大川者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幽夢景  
必探斷崖絕壑。既喬初古栢  
者。必采秀草幽花。使耳目一  
新。襟情怡宕。此非頭巾襪襪  
章句腐儒之所知也。故余于  
詠詩撰文之暇。筆錄古軼事。

今新聞。自少至老。襍著數十  
種。如說史說詩黨鑑。盈鑑東  
山。詩苑汗青。餘語研林。不妄  
語。述茶史補。四蓮華齋雜錄。  
勇翁漫錄。禪林漫錄。讀史浮

白集古今書字辨訛秋雪叢  
彙金陵楚抄之類。雖未雕板  
問世而友人借抄。或遍東南  
諸郡。直可傲子雲而睨君山  
矣。天都張仲子心齋家積標

相。曾羅星宿筆花繚繞墨瀟  
淋漓。其所著述。與舍旃數相  
當。爭奇鬪富。如孫伯符。占太  
史子義。相遇於神亭。又如石  
崇。王愷。擊碎珊瑚時也。其幽

夢影一書。无多格言妙論。言  
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未  
經道。履味低細。似餐帝漿。洗  
濯聽鈞天廣樂。不知此身之  
在下方塵世矣。至如律已宜

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婢可  
以當奴。不可以當婢。無損  
於世。謂之善人。有害於世。謂  
之惡人。尋樂境乃學仙。避苦  
境乃學佛。起。玄。著。絕。勝。支。

許清談。人常鑷心銘腑。豈止  
佩韋書紳而已哉。

鬢持耆人。余懷虜霞製。



幽夢影小序

張心齋先生家自黃山。才奔陸海。枏櫛賦就。錦  
月投懷。芍藥詞成。繁花作饌。蘇子瞻十三樓外。  
景物猶然。杜牧之廿四橋頭。流風仍在。靜能見  
性。洵哉人我不間。而喜嘆不形。弱僅勝衣。或者  
清虛日來。而滓穢日去。憐才惜玉。心是靈犀。繡  
腹錦胸。身同丹鳳。花間選句。盡來珠玉之音。月  
下題詞。已滿珊瑚之笥。豈如蘭臺作賦。僅別東

西。漆園著書。徒分內外已哉。然而繁文艷語。止才子餘能。而卓識奇思。誠詞人本色。若夫舒性情而爲著述。緣閱歷以作篇章。清如梵室之鐘。令人猛省。響若尼山之鐸。別有淡思。則幽夢影一書。余誠不能已于手舞足蹈。心曠神怡也。其云益人謂善。害物謂惡。咸彷彿乎外王內聖之言。又謂律已宜秋。處世宜春。亦陶鎔乎誠意正心之旨。他如片花寸草。均有會心。遙水近山。不

遺玄想。息機物外。古人之糟粕。不論信手拈時。造化之精微。入悟湖山乘興。盡可投囊。風月維譚。兼俱揮塵。金繩覺路。弘開入夢之毫。寶筏迷津。直渡廣長之舌。以風流爲道學。寓教化于談諧。爲色爲空。知猶有這個在。如夢如影。且應作如是觀。湖上晦村學人石龐天外氏偶書



幽夢影小序

心齋著書滿家。皆合經咀史。自出機杼。卓然可傳。是編特其一瓣片羽。然三才之理。萬物之情。古今人事之變。皆在是矣。顧題之以夢。且影云者。吾聞海外有國焉。夜長而晝短。以晝之所爲爲幻。以夢之所遇爲真。又聞人有惡其影而欲逃之者。然則夢也者。乃其所以爲覺。影也者。乃其所以爲形也耶。度辭隱語。言無罪而聞足戒。

幽夢影小序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幽夢影  
是則心齋所爲盡心焉者也。讀是編也。其亦可以聞破夢之鐘。而就陰以息影也夫。江東同學弟孫致彌題

幽夢影題詞

記曰。和順積于中。英華發于外。凡文人之立言。皆英華之發于外者也。無不本乎中之積而適與其人肖焉。是故其人賢者其言雅。其人哲者其言快。其人高者其言爽。其人達者其言曠。其人奇者其言創。其人韻者其言多情而可思。張子所云。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

閱傳奇小說。正此意也。彼在昔立言之人。至今傳者。豈徒傳其言哉。傳其人而已矣。今舉集中之言。有快若并州之剪。有爽若哀家之梨。有雅若鈞天之奏。有曠若空谷之音。創者則如新錦出機。多情則如遊絲裊樹。以爲賢人可也。以爲哲人可也。以爲達人奇人可也。以爲高人韻人亦無不可也。譬之瀛州之木。日中視之一葉百影。張子以一人而兼衆妙。其殆瀛木之影歟。然

則日手此一編。不啻與張子晤對。罄彼我之懷。又奚俟夢中相尋。以致迷不知路。中道而返哉。

同學弟松溪王暉拜題



幽夢影 卷上

心齋張潮筆記

同學諸子評閱

讀經。宜冬。其神專也。讀史。宜夏。其時久也。讀諸子。宜秋。其致別也。讀諸集。宜春。其機暢也。

曹秋岳曰。可想見其南面百城時。龐筆奴曰。讀幽夢影。則春夏秋冬。無時不宜。

經傳。宜獨坐。讀史。鑑宜與友共讀。

孫愷似曰。淡得此中真趣。固難為不知者道。王景州曰。如無好友。即紅友亦可也。

曹冲谷曰。詩詞宜與水友共讀。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無善無惡是聖人。如帝力何有于我。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以直報怨。以

德報德。一介不與。善多惡少是賢者。如顏子不

一介不取之類。善少惡多是庸人。有惡無

告。未嘗不知。子路人。有善無惡是仙佛。其所

善是小人。其偶為善處。亦非吾儒之。麗天池曰。欺善畏惡。是何等人。

所謂善也。先生不着一語。或不得稱人乎。

黃九烟曰。今人一介不與者。甚多。普天之下

皆半邊聖人也。利之不庸者。亦復不少。江舍徵曰。先惡後善。是回頭人。先善後惡。是

兩截人。殷日戒曰。貌善而心惡者。是奸人。亦當分別

冒青若曰。昔人云。善可為而不可為。唐解元

詩云。善亦嬾為。何況惡。當于有無多少中。更

進一層。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不獨人也。物亦有

之。如菊以淵明為知己。梅以和靖為知己。竹以

子猷為知己。蓮以濂溪為知己。桃以避秦人為

知己。杏以董奉為知己。石以米顛為知己。荔枝

以太真為知己。茶以盧仝陸羽為知己。香草以

靈均為知己。蓴鱸以季鷹為知己。蕉以懷素為

知己。瓜以邵平為知己。雞以宋宗為知己。鵝以

曹冲谷曰

斯世求知

已於粉黛

中易於鬚

言中難不

知者以為

慎詞知我

者以為至

言也

又曰一與

之訂千秋

不移非奇

女子斷無

此種堅忍

使烈之樂  
余見其人  
矣余志其  
事矣

龐天池曰  
先生藏書  
萬卷涉獵  
無遺應與  
鸞魚為知  
已若秦松

之爵衛鶴  
之軒千古  
皆以為樂  
心齋獨怡

其遇則又  
為松鶴之  
知已矣

曹冲谷曰  
擊雲有風  
碎齋有芸  
風雨有時  
而書皆可  
勿憂憂才  
子佳人薄  
命則真無  
可奈何矣  
又云真才  
子真佳人  
亦甘心命  
薄此余為  
心齋先生  
解憂方也

右軍為知己。鼓以禰衡為知己。琵琶以明妃為  
知己。一與之訂。千秋不移。若松之于秦始。鶴之  
于衛懿。正所謂不可與作緣者也。

查二瞻曰。此非松鶴有求于秦始。衛懿不幸  
為其所近。欲避之而不能耳。松鶴者。然亦無損其  
殷日戒曰。二君究非知松鶴者。然亦無損其  
為松鶴。周星遠曰。鶴于衛懿。猶當感恩。至呂政五大  
夫之爵。值是唐突十八公耳。王名友曰。松遇封鶴。乘軒還是知己。世間尚  
有斷松者。煮鶴者。此又秦衛之罪人也。張竹坡曰。人中無知己。而下求于物。是物幸  
而人不幸矣。物不遇知己。而濫用于人。是人

快而物不快矣。可見知己之難知。真難方能  
知其樂。

為月憂雲為書憂蠹為花憂風雨為才子佳人

憂命薄真是菩薩心腸。  
龐天池曰。我為心齋憂心血。

余淡心曰。洵如君言。亦安有樂時耶。  
孫松坪曰。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耶。  
黃交三曰。為才子佳人憂命薄一語真令人  
淚濕青衫。

張竹坡曰。第四憂。恐命薄者消受不起。  
江舍徵曰。我讀此書時。不免為蟹憂霧。

竹坡又曰。江子此言。直是為自己憂蟹耳。  
尤悔菴曰。杞人憂天。娶婦憂國。無乃類是。

花不可以無蝶。山不可以無泉。石不可以無苔。

水。不。可。以。無。藻。喬。木。不。可。以。無。藤。蘿。人。不。可。以。無。癖。

黃石闕曰。事到可傳皆具癖。正謂此耳。孫松坪曰。和長輿却未許藉口。

春聽鳥聲。夏聽蟬聲。秋聽蟲聲。冬聽雪聲。白晝聽棋聲。月下聽簫聲。山中聽松風聲。水際聽欸乃聲。方不虛生此耳。若惡少。斥辱悍妻。詬諱真不若耳聾也。

黃仙裳曰。此諸種聲頗易得。在人能領略耳。朱菊山曰。仙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

此若我輩。日在廣陵城市。中求一鳥聲。不啻如鳳凰之鳴。願可易言耶。

釋中洲曰。昔文殊選二十五位圓通。以普門耳根為第一。今心齋居士耳根不滅。普門吾

他日選圓通。自當以心齋為第一矣。

張竹坡曰。久客者欲聽兒輩讀書聲。了不可得。張迂菴曰。可見對惡少悍妻。尚不若日與禽

上元須酌豪友。端午須酌麗友。七夕須酌韻友。

中秋須酌淡友。重九須酌逸友。

朱菊山曰。我于諸友中。當何所屬耶。王武徵曰。君當在豪與韻之間耳。

王名友曰。維揚麗友多。豪友少。韻友更少。至于淡友。逸友。則削跡矣。

光緒庸曰。上元酌燈。端午酌絲。七夕酌雙星。中秋酌月。重九酌菊。則五友俱滿矣。

張竹坡曰。諸友易得。發心酌之者為難能耳。顧天石曰。除夕須酌。不得意之友。

鱗蟲中金魚。羽蟲中紫燕。可云物類神仙。正如

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人不得而害之。

江含徵曰。金魚之所以免湯鑊者。以其色勝而味苦耳。昔人有以重價覓奇者。以餽邑侯。邑侯他日謂之曰。賢所。在魚殊無味。蓋已烹之矣。世豈少削圓方。有杖者哉。

入世須學東方曼倩。出世須學佛印了元。

江含徵曰。武帝高明喜殺。而曼倩能免于死。者亦全賴嘆了長生酒耳。殷日戒曰。曼倩詩有云。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此其所以免死也。

龐天池曰

佳人難得

以酒代之

韻人久空

以琴移之

高人絕跡

以梅補之

石天外曰。人得世然後出得世。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方有得心應手處。

賞花宜對佳人。醉月宜對韻人。映雪宜對高人。

余淡心曰。花即佳人。月即韻人。雪即高人。既已賞花。醉月。映雪。即與對佳人。韻人。高人。無異也。江含徵曰。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張竹坡曰。聚花。月。雪。于一時。合佳韻。高為一人。吾當不賞而心醉矣。

對淵博友。如讀異書。對風雅友。如讀名人詩文。

對謹飭友。如讀聖賢經傳。對滑稽友。如閱傳奇

小說。

李聖許曰讀這幾種書亦如對這幾種友  
張竹坡曰善于讀書取友之言

楷書須如文人草書須如名將行書介乎二者

之間如羊叔子緩帶輕裘正是佳處

程譚老曰心齋不工書法乃解作此語耶  
張竹坡曰所以義之必做右將軍

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

龔半子曰物之不可入畫者猪也阿堵物也  
惡少年也

張竹坡曰詩亦求可見得人畫亦求可像箇物  
石天外曰人須求可入畫物須求可入詩亦妙

少年人須有老成之識見老成人須有少年之

曹冲谷曰  
余有贈影  
姬句云總  
緣情死名  
猶好若以  
詩傳好也  
香可入詩  
者定非俗  
流

襟懷

江含徵曰今之鐘鳴漏盡白髮盈頭者若多  
收幾斛麥便欲置側室豈非有少年襟懷耶

獨是少年老成者少耳  
張竹坡曰十七八歲便有妾亦居然少年老成

李若金曰老而腐板定非豪俊  
王司直曰如此方不使歲月弄人

春者天之本懷秋者天之別調

石天外曰此是透徹性命關頭語  
袁中江曰得春氣者人之本懷得秋氣者人

之別調  
尤悔菴曰夏者天之客氣冬者天之素風

昔人云若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予益一

薛雲士曰  
和神當春  
清節為秋  
天在人中  
矣



語云若無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

前天台曰  
余更益一  
語云若無  
深想其想  
不如如此

殷日戒曰枉為人身生在世界者急宜猛省  
顧天石曰海外諸國決無翰墨棋酒即有亦  
不與吾同一般有人何也  
胡會來曰若無豪傑文人亦不須要此世界

頭在木而為樗不才終願在草而為著前願在

鳥而為鷗機願在獸而為麕觸願在蟲而為蝶

花間願在魚而為鯤逍遙

第木山曰  
前四願皆  
足淨反蓋  
前知則必  
多本忘機  
則不能觸  
情

吳蘭次曰較之閒情一賦所願更自不同

鄭破水曰我願生生世世為頑石

尤悔菴曰第一大願又曰願在人而為夢

吳子山曰我亦有大願願在夢而為影

黃九烟先生云古今人必有其偶隻千古而無

偶者其惟盤古乎予謂盤古亦未嘗無偶但我

輩不及見耳其人為誰即此劫盡時最後一人

是也龐天池曰心齋硬請一人作盤古陪客  
想欲謀此無偶之美缺

孫松坪曰如此眼光何啻出牛背上耶

洪秋士曰偶亦不必定是兩人有三人為偶

者有四人為偶者有五六七八人為偶者是

又不可不知

古人以冬為三餘予謂當以夏為三餘晨起者

夜之餘夜坐者晝之餘午睡者應酬人事之餘

古人詩云我愛夏日長洵不誣也

張竹坡曰眼前問冬夏皆有餘者能幾人乎  
張迂菴曰此當是先生辛未年以前語

莊周夢為蝴蝶莊周之幸也蝴蝶夢為莊周蝴

蝶之不幸也

黃九烟曰惟莊周乃能夢為蝴蝶惟蝴蝶乃  
能夢為莊周耳若世之擾擾紅塵者其能有

此等夢乎  
孫愷似曰君子夢之中又占其夢耶

江含徵曰周之喜夢為蝴蝶者以其入花淡  
也若夢甫酣而乍醒則又如嗜酒者夢赴席  
而為妻鶯醒不得不痛加詬誶矣  
張竹坡曰我何不幸而為蝴蝶之夢者

陸雲士曰

積德可以

邀天力耕

可以邀地

乃無意相

邀而若邀

之者與邀

名邀利者

名邀

麗天池曰

人有對之

可厭而寔

為我之藥

石者妬婦

也事有當

藝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雲。栽松可以邀風。

貯水可以邀萍。築臺可以邀月。種蕉可以邀雨。

植柳可以邀蟬。倪永清曰選詩可以邀誘  
麗天池曰不仁可以邀富

曹秋岳曰藏書可以邀友  
崔蓮峰曰釀酒可以邀我

尤良齋曰安得此賢主人  
尤慧珠曰賢主人非心齋而誰乎

景有言之極幽而實蕭索者。烟雨也。境有言之

極雅而實難堪者。貧病也。聲有言之極韻而實

粗鄙者。賣花聲也。

之難堪而  
運為我進  
境者橫逆  
也。

幽夢影

謝海翁曰。物有言之極俗而實可愛者。阿堵物也。

張竹坡曰。我幸得極雅之境。王司直曰。於極幽時。言極雅之境。如聽蛩鳴。

才子而富貴。定從福慧雙修得來。

冒青若曰。才子富貴難兼。若能運用富貴。纔是才子。纔是福慧雙修。世豈無才子而富貴者乎。徒自貪着無濟于人。仍是有福無慧。陳鶴山曰。釋氏云。修福不修慧。象身掛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供應薄。正以其難兼耳。山翁發為此論。直是夫子自道。江舍徵曰。寧可拚一副菜園肚皮。不可有一副酒肉面孔。

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遲上。

龐天池曰。  
伴人恨其  
易老。伴婦  
恨其長生。

孔東塘曰。我唯以月之遲早為睡之遲早耳。孫松坪曰。弟勿使浮雲點綴塵滓。太清足矣。冒青若曰。天道忌盈。沉與遲。請君勿恨。張竹坡曰。易沉遲上。可以卜君子之進退。

躬耕吾所不能。學灌園而已矣。樵薪吾所不能。學薙草而已矣。

汪扶晨曰。不為老農而為老圃。可云半箇樊遲。釋茵人曰。以灌園薙草自任。自待可謂不薄。然筆端隱隱有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之意。王司直曰。予自名為識字農夫。得毋妄甚。

一恨書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臺易漏。四恨菊葉多焦。五恨松多大蟻。六恨竹多落葉。

七恨。桂荷易謝。八恨。薜蘿藏虺。九恨。架花生刺。

十恨。河豚有毒。

雁天池曰。吾亦有二恨。一恨。見心齋晚。二恨。別心齋速。

江蘅菴曰。黃山松並無大蟻。可以不恨。

張竹坡曰。安得諸恨物盡。有黃山乎。

石天外曰。予另有二恨。一曰。才人無行。二曰。佳人薄命。

樓上看山城頭看雪燈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

看美人另是一番情境。

畢右萬曰。予每于雨後看柳。覺塵襟俱滌。

尤謙齋曰。山上看雪。雪中看花。花下看美人。亦可。

江允凝曰。黃山看雲更什。倪永清曰。做官時看進士。分金處看文人。

山之光水之聲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美

人之姿態皆無可名狀無可執着真足以攝名

魂夢顛倒情思

吳街南曰。以極有韻致之文人與極有姿態之美人共坐于山水花月間。不知此時魂夢何如。情思何如。

曹冲谷曰。攝召夢魂顛倒情思。確是過來人語。

假使夢能自主。雖千里無難。命駕可不羨長房

之縮地。死者可以晤對。可不需少君之招魂五

曹冲谷曰。余常作此癡想。不意心索先得我心。大約文人每多幻想。佳人易惹閒愁。

嶽。可以臥遊。可不俟婚嫁之盡畢。  
黃九烟曰。予嘗謂鬼有時勝于人。正以其能自主耳。

江含徵曰。吾恐上窮碧落下黃泉。兩地茫茫。皆不見也。

張竹坡曰。夢魂能自主。則可一生死。通人鬼。真見道之言矣。

昭君以和親而顯。劉蕡以下第而傳。可謂之不

幸。不可謂之缺陷。

江含徵曰。若故折黃雀腿。而後醫之。亦不可。尤悔菴曰。不然。一老宮人。一低進士耳。

以愛花之心愛美人。則領略自饒別趣。以愛美

人之心愛花。則護惜倍有深情。

甯碎疆曰。能如此。方是真領略。真護惜也。張竹坡曰。花與美人。何幸遇此東君。

曹冲各曰

賞名花對

美人則勝

焉兼得矣

麗筆奴曰

麗人于妙

樹內理概

而流盼若

衡見之雖

義賦作想

亦不暇觀

美人之勝于花者。解語也。花之勝于美人者。生香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香而取解語者也。

王勿翦曰。飛燕吹氣若蘭。合德體自生香。薛瑤英肌肉皆香。則美人又何嘗不生香也。

窗內人于窗紙上作字。吾于窗外觀之。極佳。

江含徵曰。若索債人于窗外紙上畫吾。且望之。却走矣。

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

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

得之淺。深耳。

雁天池曰  
吾欲上書  
玉帝俾心  
齋生千手  
眼多著奇  
書以新筆  
奴之耳目  
以開後世  
之善職我  
知上帝恐  
洩造化之  
秘必不宥

幽夢景

黃交三曰。真能知讀書痛癢者也。  
張竹坡曰。吾叔此論。直置身廣寒宮裏。下視大千世界。皆清光似水矣。  
畢右萬曰。吾以為學道亦有淺淡之別。

吾欲致書雨師。春雨宐始于上元節後。觀燈已畢至

清明十日前之內。雨止及穀雨節中。夏雨宐于

每月上弦之前。及下弦之後。免礙秋雨宐于孟

秋季。秋之上下二旬。八月為玩至若三冬正可

不必雨也。

孔東塘曰。君若果有此積。吾願作致書郵也。  
余生生日。使天而雨粟。雖自元旦雨至除夕。

允我之所  
請耳

亦未為不可。  
張竹坡曰。此書獨不可致於巫山雨師。  
為濁富。不若為清貧。以憂生。不若以樂死。

李聖許曰。順理而生。雖憂不憂。逆理而死。雖樂不樂。  
龐天池曰。君已跳出五濁世界矣。  
吳野人曰。我寧願為濁富。  
張竹坡曰。我願太奢。欲為清富。焉能遂願。

天下唯鬼最富。生前囊無一文。死後每饒楮鏹。

天下唯鬼最尊。生前或受欺凌。死後必多跪拜。

吳野人曰。世于貧士。輒目為窮鬼。則又何也。  
陳康疇曰。窮鬼若死。即並稱尊矣。

蝶為才子之化身。花乃美人之別號。

胡曾來曰。  
楮錢以富  
鬼猶可但  
不知神明  
仙佛要錢  
何為若云  
神將恐天  
律森嚴無  
容受賄

卷上

七

飲食有伴  
冥衣有禁  
何更用錢  
陸雲士曰  
臨川謂想  
內成因中  
見與此相  
發。  
曹冲谷曰  
我於雪月  
花酒山水  
詩文之間  
無時不想  
美人也

雁天地曰  
今之必不  
能傳于後  
者八股也

幽夢影

張竹坡曰蝶入花房香滿衣是反以金屋貯才子矣

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俠客因月想

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詩文李季子曰此曹子設想者

弟木山曰余每見人一長一技即思效之雖至瑣屑亦不厭也太約是愛博而情不專

張竹坡曰多情語令人流下尤謹庸曰因得意詩文想心齋矣

聞鵝聲如在白門聞櫓聲如在三吳聞灘聲如

在淞江聞羸馬項下鈴鐸聲如在長安道上

聶晉人曰南無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倪永清曰衆音寂滅時又作麼生話會

一歲諸節以上元為第一中秋次之五日九日

又次之

張竹坡曰一歲當以我暢意日為佳節

顧天石曰躋上元于中秋之上未免尚耽綺習釋牧堂曰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那一日不是好日

雨之為物能令晝短能令夜長

張竹坡曰雨之為物能令天閉眼能令地生毛能為水國廣封疆

古之不傳于今者嘯也劔術也彈棋也打毬也

黃九烟曰古之絕勝于今者官妓女道士也張竹坡曰今之絕勝于古者能吏也猾棍也

幽夢影

卷上

七

曹冲谷曰  
今世聞秀  
反多能詩  
者又何也

無恥也。  
王司直曰。古之不傳於今者。猶有可傳。而古之傳於今者。反覺不傳。古之傳於今者。何。忠信也。倘因不傳以思所傳。則幸甚矣。

詩僧時復有之。若道士之能詩者。不啻空谷足

音何也。  
尤謹庸曰。僧家勢利第一。能詩次之。倪永清曰。我所恨者。辟穀之法不傳。

畢右萬曰。僧道能詩。亦非難事。但惜僧道不知禪玄耳。

顧天石曰。道于三教中。原屬第三。應是根器最鈍人做。那得會詩。軒轅彌明。冒黎寓言耳。

當為花中之萱草。毋為鳥中之杜鵑。

王安節曰。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人情固爾。物類亦然。

物之穉者。皆不可厭。惟驢獨否。

黃略似曰。物之老者。皆可厭。惟松與梅則否。倪永清曰。惟癖于驢者。則不厭之。

女子自十四五歲。至二十四五歲。此十年中。無

論燕秦吳越。其音大都嬌媚動人。一觀其貌。則

美惡判然矣。耳聞不如目見。于此益信。

吳聽翁曰。我向以耳根之有餘。補目力之不足。今讀此。乃知卿言亦復佳也。

汪含徵曰。簾為妓衣。亦殊有見。張竹坡曰。家有少年醜婢者。當令隔屏私語。

滅燭侍寢。何如。倪永清曰。若逢美貌而惡聲者。又當如何。



尋樂境。乃學仙。避苦趣。乃學佛。佛家所謂極樂世界者。蓋謂衆苦之所不到也。

江舍微曰。着敗絮行荆棘中。固是苦事。彼披忍辱鎧者。亦未必優遊自得也。  
陸雲士曰。空諸所有。受即是空。其為苦樂。不足言矣。故學佛優于學仙。

富貴而勞悴。不若安閒之貧賤。貧賤而驕傲。不若謙恭之富貴。

龐天池曰。心齋為處富貴貧賤之通本。

曹實菴曰。富貴而又安閒。自能謙恭也。  
許師六曰。富貴而又謙恭。乃能安閒耳。  
張竹坡曰。謙恭安閒。乃能長富貴也。  
張迂菴曰。安閒乃能驕傲。勞悴則必謙恭。

目不能自見。鼻不能自嗅。舌不能自舐。手不能自握。惟耳能自聞其聲。

龐天池曰。世多有以耳為目者。

弟木山曰。害楊梅瘡而爛鼻者。想能自覺其臭。

張竹坡曰。心能自信。

樛師昂曰。古德云。看與目不相識。只為大近。

凡聲皆宏遠聽。惟聽琴則遠近皆宏。

王名友曰。松濤聲。瀑布聲。簫笛聲。潮聲。讀書聲。鐘聲。梵聲。皆宏遠聽。惟琴聲。度曲聲。雪聲。非至近不能得其離合抑揚之妙。  
龐天池曰。凡色皆宜近看。惟山色遠近皆好。

目不能識字。其悶尤過于盲。手不能執管。其苦

更甚于啞。

陳鶴山曰君獨未知今之不識字不握管者其樂尤過于不盲不啞者也。

並頭聯句交頸論文宮中應制歷使屬國皆極

人間樂事。錢目天曰萬不可使樂極生悲。

狄立人曰既已並頭交頸即欲聯句論文恐

亦有所不暇。汪舟次曰歷使屬國殊不易易。

孫松坪曰鄙舊夢對此惘然。張竹坡曰並頭交頸樂事也聯句論文亦樂

事也是以兩樂并為一樂者則當以兩夜并

一夜方妙然其樂一刻勝于一日矣。沈契掌曰恐天亦見妒。

曹冲谷曰並頭聯句交頸論文此非數世修持安能獲此至應制出使偶爾際遇偶偏功各易可意取

雁天池曰若夫余也錢也孔方也吾知欲與聯宗者不少矣

水滸傳武松詰蔣門神云為何不姓李此語殊

妙蓋姓實有佳有劣如華如柳如雲如蘇如喬

皆極風韻若夫毛也賴也仇也牛也則皆塵于

目而棘于耳者也。

先謂求曰然則君為何不姓李耶。張竹坡曰止聞今張昔李不聞今李昔張也。

花之宐于目而復宐于鼻者梅也菊也蘭也水

仙也珠蘭也蓮也止宐于鼻者櫟也桂也瑞香

也梔子也茉莉也木香也玫瑰也臘梅也餘則

皆空于目者也。花與葉俱可觀者，秋海棠為最。荷次之，海棠、酴醾、虞美人、水仙又次之。葉勝于花者，止雁來紅、美人蕉而已。花與葉俱不足觀者，紫薇也。辛夷也。麗天池曰：花之不宜于目，並不宜于鼻者，木樨也。

周星遠曰：山老可當花陣一面。張竹坡曰：以一葉而能勝諸花者，此君也。

高語山林者，輒不喜談市朝事。審若此，則當並廢史、漢諸書而不讀矣。蓋諸書所載者，皆古之市朝也。

張竹坡曰：高語者，必是虛聲處士。真人山者，方能經綸市朝。

雲之為物，或崔巍如山，或澗澗如水，或如人，或如獸，或如鳥，或如魚鱗。故天下萬物皆可畫，惟雲不能畫。世所畫雲，亦強名耳。

何蔚宗曰：天下百官皆可做，惟教官不可做。做教官者，皆謫戍耳。

張竹坡曰：雲有反面正面，有陰陽向背，有層次內外，細觀其與日相映，則知其明處乃一面，暗處又一面。嘗謂古今無一畫雲手，不謂幽夢影中先得我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長廉靜，家道優裕，娶婦

賢淑生子聰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許篠林曰若以粗笨愚蠢之人當之則負却造物錢目天曰享此全福恐犯造物之忌

江含徵曰此是黑面老子要思量做鬼處吳岱觀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李荔園曰賢淑聰慧尤貴永年否則福不全王司直曰恐既得如此又欲如此矣

天下器玩之類其製日工其價日賤毋惑乎民之貧也。

張竹坡曰由于民貧故益王而益賤若不貧如何有賤

養花膽瓶其式之高低大小須與花相稱而色

之淺深濃淡又須與花相反。

程穆倩曰足補袁中郎瓶史所未逮張竹坡曰夫如此有不甘去南枝而生香于

几案之右者乎名花心折矣王宓草曰須知相反者正欲其相稱也

春雨如恩詔夏雨如赦書秋雨如輓歌。

張諸石曰我輩居恒苦飢但願夏雨如饅頭耳張竹坡曰赦書太多亦不甚妙

十歲為神童二十三十為才子四十五十為名

臣六十為神仙可謂全人矣。

江舍徵曰此却不可知蓋神童原有仙骨故也祇恐中間做名臣時墮落名利場中耳

楊聖藻曰。人孰不想難得有此全福。張竹坡曰。神童才子。由于已。可能也。臣由于君。仙由于天。不可必也。顧天石曰。六十神仙。似乎太早。

武人不苟戰。是為武中之文。文人不迂腐。是為文中之武。

梅定九曰。近日文人。不迂腐者頗多。心齋亦其一也。

顧天石曰。然則心齋直謂之武夫。可乎。笑笑。王司直曰。是真文人。必不迂腐。

文人講武事。大都紙上談兵。武將論文章。半屬道聽塗說。  
王壽峯曰。不講武事。不講文章。第言利而已。

吳街南曰。今之武將講武事。亦屬紙上談兵。今之文人論文章。大都道聽塗說。

王安節曰。何如並不講武事。並不論文章。卓鹿墟曰。文人久歷行間。未必不能講武。

斗方止三種。可存佳詩文一也。新題目二也。精款式三也。  
龐筆奴曰。以惡筆墨塗之。棄之則可厭耳。閱寶連曰。近年斗方名士甚多。不知能入吾心齋殼中否也。

情必近于癡。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

陸雲士曰。真情種。真才子。能為此言。顧天石曰。才兼乎趣。非心齋不足當之。

凡花色之嬌媚者。多不甚香。瓣之千層者。多不

尤慧珠曰。余情而癡。則有之才。而趣則未能也。

尤謹庸曰  
全才必為  
人所忌遠  
花故各君  
子

結實甚矣。全才之難也。兼之者其惟蓮乎。

殷曰戒曰花葉根實無所不空亦無不適于用蓮則全有其德者也

貫玉曰蓮花易謝所謂有全才而無全福也

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注得一部古書

允為萬世弘功

龐天池曰千秋業萬世功心齋不啻倍收矣

黃交三曰世間難事注書第一大要于極尋常書要看出作者苦心

張竹坡曰注書無難天使人得安居無累有可以注書之時與地為難耳

延名師訓子弟入名山習舉業可名士代捉刀

三者都無是處

陳康疇曰大抵名而已矣好及原本必着意殷曰戒曰况今之所謂名乎

積畫以成字積字以成句積句以成篇謂之文

文體日增至八股而遂止如古文如詩如賦如

詞如曲如說部如傳奇小說皆自無而有方其

末有之時固不料後來之有此一體也逮既有

此一體之後又若天造地設為世所應有之物

然自明以來未見有創一體裁新人耳目者遙

計百年之後。必有其人。惜乎不及見耳。

陳康疇曰。天下事從意起。山來今日既作此。想安知其來生。不即為此輩翻新之士乎。惜乎今人不及知耳。

陳鶴山曰。此是先生應以創體身得度者。即現創體身而為說法。

孫愷似曰。讀心齋別集。拈四子書題。以五七言韻體行之。無不入妙。歎其獨絕。此則直可當先生自序也。

張竹坡曰。見及于此。是必能創之者。吾拭目以待新裁。

雲映日而成霞。泉挂巖而成瀑。所托者異。而名亦因之。此友道之所以可貴也。

龐天池曰。雲藏日而成暗。泉滴岩而欲寒。

此友道所以難言也。

張竹坡曰。非日而雲不映。非巖而泉不挂。此友道之所以當擇也。

大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願學之。名家之文。吾愛之。慕之。吾不敢學之。學大家而不得。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學名家而不得。則是畫虎不成。反類狗矣。

龐天池曰。大家之文。有階級可尋。名家之文。無準繩足法。

黃舊樵曰。我則異于是。最惡世之貌為大家者。殷日戒曰。彼不會闢其藩籬。焉能窺其閫奧。只說得隔壁話耳。

張竹坡曰。今人讀得一兩句名家。便自稱大家矣。

王安節曰。大家是學問。名家是才華。

由戒得定。由定得慧。勉強漸近自然。鍊精化氣。

鍊氣化神。清虛有何渣滓。

尤悔菴曰：極平常語，然道在是矣。

袁中江曰：此二氏之學也。吾儒何獨不然。陸雲士曰：楞嚴經。參同契。精義盡涵在內。

南北東西一定之位也。前後左右無定之位也。

張竹坡曰：聞天地晝夜旋轉。則此東西南北亦無定之位也。或者天地外。貯此天地者。當有一定耳。

王宓草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

予嘗謂二氏不可廢。非襲夫大養濟院之陳言也。蓋名山勝境。我輩每思褰裳就之。使非琳宮。

雁天池曰

談二氏便

千人處果

然少他不

得却又為

他做出一

篇絕妙緣

薄慕疏矣

梵刹則倦時無可駐足。飢時誰與授餐。忽有疾。

風暴雨。五大夫果真足恃乎。又或丘壑溪澗。非。

一日可了。豈能露宿以待明日乎。虎豹蛇虺。能。

保其不為人患乎。又或為士大夫所有。果能不。

問主人。任我之登陟。憑弔而莫之禁乎。不特此。

也。甲之所有。乙思起而奪之。是啓爭端也。祖父。

之所創建。子孫貧力不能修葺。其傾頽之狀。反。

足令山川減色矣。然此特就名山勝境言之耳。



卽城市之內與夫四達之衢亦不可少此一種  
客遊可作居停一也長途可以稍憩二也夏之  
茗冬之薑湯復可以濟役夫負戴之困三也凡  
此皆就事理言之非二氏福報之說也

釋中洲曰此論一出量無怪檀越矣  
張竹坡曰如此處置此輩甚妥但不得令其  
於人家喪事誦經吉事拜懺焚金為像鑄銅  
作身房如宮殿器御鐘鼓動說因果雖飲酒  
食肉娶妻生子總無不可  
石天外曰天地生氣大抵五十年一聚生氣  
一聚必有刀兵饑饉瘟疫以收其生氣此古  
今一治一亂必然之數也自佛入中國用剃

龐天池曰  
雖非俠客  
而寶劍不  
可不佩

龐天池曰  
酒尚易戒  
而俗難戒  
文猶足適

雖不善書而筆硯不可不精雖不業醫而驗方  
不可不存雖不工弈而楸枰不可不備  
度出家法絕其後嗣天地蓋欲以佛節古今  
之生氣也所以唐宋元明以來剃度者多而  
刀兵劫數稍減于春秋戰國秦漢諸時也然  
則佛氏且未必無功于天地寧特人類已哉

江舍徵曰雖不善飲而良醞不可不藏此坡  
仙之所以為坡仙也  
顧天石曰雖不好色而美女妖童不可不蓄  
畢右萬曰雖不習武而弓矢不可不張

得趣  
方外不必戒酒但須戒俗紅裙不必通文但須  
弟東園曰方外並戒了化緣方妙

幽影  
卷上  
三

而趣難得  
心齋之戒  
律壽而期  
樂和

朱其恭曰。以不戒酒之方外。遇不通文之紅。

裙。必有可觀。陳定九曰。我不善飲。而方外不飲酒者。誓不

與之語。紅裙若不識趣。亦不樂與近。酒者。誓不

釋。浮村曰。得居士此論。我輩可放心豪飲矣。

釋。牧堂曰。好箇香山居士。愧我非如滿之流。

梅邊之石。宐古松下之石。宐拙竹傍之石。宐瘦

盆內之石。宐巧。龐天池曰。以拜石之米顛。亦

周星遠曰。論石。此直可作九品中正。

律。已宐帶秋氣。處世宐帶春氣。尤悔菴曰。皮

孫松坪曰。君子所以有矜羣而無爭黨也。裏春秋

胡靜夫曰。合夷惠為一人。吾願親炙之。

厭催租之敗意。亟宐早早完糧。喜老衲之談禪。

難免常常布施。

釋中洲曰。居士輩之實情。吾僧家之私冀。直

被一筆寫出矣。瞎尊者曰。我不會談禪。亦不敢妄求布施。惟

聞寫青山賣耳。松下聽琴。月下聽簫。澗邊聽瀑布。山中聽梵唄。

覺耳中別有不同。

張竹坡曰。其不同處。有難于向不知者道。倪永清曰。識得不同二字。方許享此清聽。

月下談禪。旨趣益遠。月下說劍。肝膽益真。月下

論詩。風致益幽。月下對美人。情意益篤。

袁士旦曰。溽暑中赴華筵。水雪中應考試。陰雨中對道學先生。與此况味何如。

有地上之山水。有畫上之山水。有夢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丘壑淡遠。畫上者。妙在筆墨淋漓。夢中者。妙在景象變幻。胸中者。妙在位置自如。

周星遠曰。心齋幽夢影中文字。其妙亦在景象變幻。殷曰。戒曰。若詩文中之山水。其幽淡變幻。更不可以名狀。

江含徵曰。但不可有面上之山水。余香祖曰。余竟元不佳。水窮山盡矣。

一日之計種蕉。一歲之計種竹。十年之計種柳。百年之計種松。

周星遠曰。千秋之計。其著書乎。張竹坡曰。百世之計。種德。

春雨宜讀書。夏雨宜弈棋。秋雨宜檢藏。冬雨宜飲酒。

周星遠曰。四時惟秋雨最難聽。然予謂無分今雨。舊雨。聽之。要皆宜于飲也。

詩文之體。得秋氣為佳。詞曲之體。得春氣為佳。

江合徵曰調有慘澹悲傷者亦須相稱  
殷日戒曰陶詩歐文亦似以春氣勝

抄寫之筆墨不必過求其佳若施之縑素則不  
可不求其佳誦讀之書籍不必過求其備若以  
供稽考則不可不求其備遊歷之山水不必過  
求其妙若因之卜居則不可不求其妙

霄辟疆曰外遇之女色不必過求其美若以  
作姬妾則不可不求其美

倪永清曰觀其區處條理所在經濟可知  
沈契掌曰求之不得奈何曰求吾所可得不

王司直曰求其所當求而不求其所不必求

人非聖賢安能無所不知祇知其一惟恐不止  
其一復求知其二者上也止知其一因人言始  
知有其二者次也止知其一人言有其二而莫  
之信者又其次也止知其一惡人言有其二者  
斯下之下矣

周星遠曰兼聽則聰心齋所以淡于知也  
倪永清曰聖賢大學問不意于清語得之  
王司直曰上等之人求其知下等之人求其  
不知

史官所紀者直世界也職方所載者橫世界也

梅綱長曰  
吾輩所處

者。缺陷。世。界。也。

幽夢影

袁中江曰。眾宰官所治者。斜世界也。尤悔菴曰。普天下所行者。混沌世界也。顧天石曰。吾嘗思天上之天堂。何處築基。地下之地獄。何處出氣。世界固有不可思議者。

先天八卦。豎看者也。後天八卦。橫看者也。

吳街南口。橫看豎看。皆看不着。錢曰。天曰。何如袖手傍觀。

藏書不難。能看為難。看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能用不難。能記為難。

洪去蕪曰。心齋以能記。次于能用。之後。想亦苦記。性不如耳。世固有能記而不能用者。王端人曰。能記能用。方是真藏書人。張竹坡曰。能記固難。能行尤難。

求知已于朋友易。求知已于妻妾難。求知已于

君臣則尤難之難。

王名友曰。求知已于妾易。求知已于妻難。求知已于有妾之妻尤難。

張竹坡曰。求知已于兄弟亦難。江舍徵曰。求知已于鬼神則反易耳。

何謂善人。無損于世者。則謂之善人。何謂惡人。有害于世者。則謂之惡人。

江舍徵曰。尚有有害于世。而反邀善人之譽。此實為好利而顯為名高者。則又惡人之尤。王安節曰。害于世者。欲取益于已也。究之人。謂之惡人。則何益矣。

幽夢影

卷上

七

有工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濟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無是非到耳謂之福。有多聞直

諒之友謂之福。倪永清曰：直諒之友，富貴人久拒之矣。何心齋反求之也。

殷曰：戒曰：我本薄福人，空行求福事，在隨時做醒而已。

楊聖藻曰：在我者可必，在人者不能必。

王丹麓曰：備此福者，惟我心齋。

李水樵曰：五福駢臻，固佳。苟得其半者，亦不得謂之無福。

人莫樂于閒，非無所事事之謂也。閒則能讀書，閒則能遊名勝，閒則能交益友，閒則能飲酒，閒

則能著書。天下之樂孰大于是。

李若金曰：閒同難得。

有此五者，方不負閒字。

胡會來曰：講史是古今之洞天。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

李聖許曰：文章必明秀，方可作案頭山水。山水必曲折，乃可各地上文章。

平上去入，乃一定之至理。然入聲之為字也少，

不得謂凡字皆有四聲也。世之調平仄者，于入

聲之無其字者，往往以不相合之音，隸于其下。

爲所隸者。苟無平上去之三聲。則是以寡婦配。鰥夫。猶之可也。若所隸之字。自有其平上去之。三聲。而欲強以從我。則是干有夫之婦矣。其可乎。姑就詩韻言之。如東冬韻。無入聲者也。今人盡調之以東董凍。督夫督之爲音。當附于都睹。妒之下。若屬之于東董凍。又何以處。夫都睹。妒乎。若東都二字。俱以督字爲入聲。則是一婦而兩夫矣。三江無入聲者也。今人盡調之以江講。

絳覺殊不知覺之爲音。當附于交絞教之下者。

也。諸如此類。不勝其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

鰥者聽其鰥。寡者聽其寡。夫婦全者安其全。各

不相干而已矣。東冬散相寒山真文元淵先天庚青侵鹽咸諸部皆無入聲者

也。屋沃內。如禿獨鶴東等字。乃魚虞韻內都圖

等字之入聲。卜木六僕等字。乃五歌部之入聲。

玉獄菊育等字。乃尤部之入聲。三覺十藥當屬

于蕭肴豪質錫職緝當屬于支微齊質內之橋卒。物內之鬱屈當屬于魚虞物內之勿物等音。無平上去者也。訖乞等四支之入聲也。陌部乃佳灰之半開來等字之入聲也。月部之月厥闕謁等及屑葉二部古無平上去而今則爲中州

韻內車遮諸字之入聲也。伐髮等字及曷部之  
 括。適。及。八。點。全。部。又。十。五。合。內。諸。字。又。十。七。洽  
 全。部。皆。六。麻。之。入。聲。也。曷。內。之。撮。闕。等。字。合。部  
 之。合。盒。數。字。皆。無。平。上。去。者。也。若。以。緝。合。葉。洽  
 為。閉。口。韻。則。止。當。謂。之。無。平。上。去。之。寡。婦。  
 而。不。當。謂。之。以。侵。寢。○緝。咸。喊。陷。洽。也。  
 石。天。外。曰。小。州。韻。無。入。聲。是。有。夫。無。婦。天。下  
 皆。成。曠。夫。世。界。矣。  
 龐。天。池。曰。分。韻。如。一。婦。止。許。一。夫。若。無。限。制  
 則。成。亂。世。界。矣。然。亦。有。一。婦。而。滌。數。夫。者。又  
 如。詩。之。七。平。七。仄。遙。對。物。體。是。也。苟。不。如。此  
 則。世。界。又。忒。死。煞。耳。  
 水滸傳是一部怒書。西遊記是一部悟書。金瓶  
 梅是一部哀書。龐天池曰幽夢影是一部恨  
 書。又是一部禪書。

江舍微曰。不會看金瓶梅。而只學其淫。是愛  
 東坡者。但喜喫東坡肉耳。  
 廖日戒曰。幽夢影是一部快書。  
 朱其恭曰。余謂幽夢影是一部趣書。  
 讀書最樂。若讀史書。則喜少怒多。究之怒處亦  
 樂處也。

張竹坡曰。讀到喜怒俱忘。是大樂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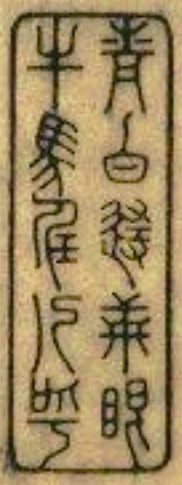
陸雲士曰。余嘗有句云。讀三國志。無人不為  
 劉讀。南宋書。無人不冤岳。第人不知怒處亦  
 樂處耳。怒而能樂。惟善讀史者知之。

發前人未發之論。方是奇書。言妻子難言之情。  
 乃為密友。  
 龐天池曰。前句夫子自道也。後句  
 夫子癡想也。



孫愷似曰前二語是心齋著書本領。畢右萬曰奇書我却有數種如人不肯看何。陸雲士曰幽夢影一書所發者皆未發之論。所言者皆難言之情欲語差雷同可以題贈。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密友不必定是刎頸之交。大率雖千百里之遙皆可相信而不為浮言所動。聞有謗之者即多方為之辯析而後已。事之宜行宜止者代為籌畫決斷。或事當利害關頭有所需而後濟者即不必與聞亦不慮其負我。與否竟為力承其事此皆所謂密友也。

數日戒日後良更見懇切周到可以想其為人矣。石天外曰如此密友人生能得幾個僕願心齋先生當之。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幽夢影 卷下

心齋張潮筆記

同學諸子評閱

風流自賞。祇容花鳥趨陪。真率誰知。合受烟霞  
供養。

江舍徵曰。東坡有云。當此之時。若有所思而  
無所思。

王司直曰。好陪客。好供養。自今以後。不患無  
賞音。不患無知己矣。

萬事可忘。難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

美酒三杯

張竹坡曰：是聞雞起舞。酒後耳熱氣象。王丹麓曰：予性不耐飲美酒，亦易淡所最難。

忘者名耳。

陸雲士曰：惟恐不好名。丹麓此言，具見真處。

芰荷可食而亦可衣，金石可器而亦可服。

張竹坡曰：然後知濂溪不過為衣食計耳。王司直曰：今之為衣食計者，果似濂溪否。

宐于耳復宐于目者，彈琴也；吹簫也；宐于耳不

宐于目者，吹笙也；摩管也。

李聖許曰：宐于目，不宐于耳者，獅子吼之美。婦人也不宐于目，並不宐于耳者，面目可憎。

曹冲谷曰

余嘗有句

云：浮華

盡乃佳士

脂粉全無

即美人信

質之心

麗天池曰

此言煞是

有情，我知

後人之有

情者，又要

為心齋書

相思矣。

語言無味之純袴子也。

王宓草曰：宜于耳復宜于目者，巧言令色也。

看曉粧，宐于傅粉之後。麗天池曰：看殘粧，宜于

余淡心曰：看晚粧，不知心齋以為宐于何時。

周水持曰：不可說，不可說。

黃交三曰：水晶簾下看梳頭，不知爾時曾傅

粉否。

我不知我之。前生當春秋之季會，一識西施否。

當典午之時會，一看衛玠否。當義熙之世會，一

醉淵明否。當天寶之代會，一覩太真否。當元豐

之朝會，一晤東坡否。千古之上，相思者不止此。

幽夢影 二  
數人而此數人則其尤甚者故姑舉之以概其餘也。

楊聖藻曰君前生曾與諸君周旋亦未可知但今生忘之耳紀伯紫曰君之前生或竟是淵明東坡諸人亦未可知王名友曰不特此也心齋自云願來生為絕代佳人又安知西施太真不即為其前生耶鄭破水曰贊歎愛慕千古一情美人不必為妻妾名士不必為朋友又何必問之前生也耶心齋真情癡也陸雲士曰余嘗有詩曰自昔聞佛言人有輪迴事前生為古人不知何姓氏或覽青史中若與他人遇竟與心齋同情然大遜其奇快

書冲谷曰當世設有此人吾不知心齋何以符之

我。又。不。知。在。隆。萬。時。曾。于。舊。院。中。交。幾。名。妓。翁。公。伯。虎。若。士。赤。水。諸。君。曾。共。我。談。笑。幾。回。茫茫。宇。宙。我。今。當。向。誰。問。之。耶。

江含徵曰死者有知則良晤匪遙如各化為異物吾末如之何也已顧天石曰具此襟情百年後當有恨不與心齋周旋者則吾幸矣

文章是有字句之錦繡錦繡是無字句之文章。兩者同出于一原姑即粗跡論之如金陵如武林如姑蘇書林之所在即機杼之所在也。

雁天池曰  
天缺東南  
地陷西北  
豈獨千字  
文不滿人  
意耶

幽夢影  
王司直曰錦心繡口。則心口又是織文章之  
機杼。否則武林姑蘇。雖有機杼。無物可織矣。  
予嘗集諸法帖字爲詩。字之不複而多者。莫善  
于千字文。然詩家目前常用之字。猶苦其未備。  
如天文之烟霞風雪。地理之江山塘岍。時令之  
春宵曉暮。人物之翁僧漁樵。花木之花柳苔萍。  
鳥獸之蜂蝶鶯燕。宮室之臺檻軒窗。器用之舟  
船壺杖。人事之夢憶愁恨。衣服之裙袖錦綺。飲  
食之茶漿飲酌。身體之鬚眉韻態。聲色之紅綠

香艷。文史之騷賦題吟。數目之一三雙半。皆無  
其字。千字文且然。况其他乎。

黃仙裳曰。山來此種詩。竟似爲我而設。  
顧天石曰。使其皆備。則千字文不爲奇矣。吾  
嘗于千字文之外。另集千字。而已不可復得。更  
奇。

天。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不。可。見。其。

種。花。須。見。其。開。待。月。須。見。其。滿。著。書。須。見。其。成。

曹冲谷曰。  
名花不必  
家園好月

朱其恭曰。君言謬矣。洵如所云。則美人必見  
其髮白齒豁。而後快耶。

不必故鄉。好書不必定出已手。惟美人則必欲鍾情於書。則與然並然。宇宙間幸遇此一二。人殊不易得也。言之惘然。又曰。美人愁態亦自不惡。

美人須見其暢適。方有實際。否則皆為虛設。

王璞菴曰。此條與上條互相發明。蓋曰。花不可見。其落耳。必須見其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虞卿以窮愁著書。今皆不

傳。不知書中果作何語。我不見古人。安得不恨。

王仔園曰。想亦與幽夢影相類耳。

顧天石曰。古人所讀之書。所著之書。若不被秦人燒盡。則奇奇怪怪。可供今人刻畫者。知復何限。然如幽夢影等書。出不必思古人矣。

倪永清曰。有著書之名。而不見書。省人多少。指摘。龐天池曰。我獨恨古人不見心齋。

以松花為糧。以松實為香。以松枝為塵尾。以松

陰為步障。以松濤為鼓吹。山居得喬松百餘章。

真乃受用不盡。

施愚山曰。君獨不記。曾有松多大。蟻之恨耶。江合徵曰。松多大。蟻不妨。便為蟻王。

石天外曰。坐喬松下。如在水晶宮中。見萬頃波濤。總在頭上。真仙境也。

玩月之法。皎潔則宜仰觀。朦朧則宜俯視。

孔東塘曰。演得玩月三昧。

王安節曰。皎潔則登高崗峻嶺。撫孤松。歌咏以觀之。朦朧則遊平陸。與一二密友。話舊以觀之。似所宜之。中更有所宜。

孩提之童。一無所知。目不能辨美惡。耳不能判

龐天池曰。皎潔而不仰觀。那識玻璃好。世界朦朧而不俯視。可謂水墨真畫圖。

清濁鼻不能別香臭。至若味之甘苦，則不第知之且能取之，棄之。告子以甘食悅色為性，殆指此類乎。

王司直曰：可以不能者，天則聽其不能，不可不能者，天即使之皆能。可見天之用心獨周。至若告子之所謂食色，恐非此類，以五官之嗜好皆本於性也。

凡事不宐刻。若讀書則不可不刻，凡事不宐貪。若買書則不可不貪，凡事不宐癡。若行善則不可不癡。  
龍天池曰：貪之一字，宜于向心齋索書。

余淡心曰：讀書不可不刻，請去一讀字，移以贈我何如。

張竹坡曰：我為刻書累，請并去一不字。

楊聖藻曰：行善不癡是邀名矣。

沈契掌曰：刻得好，貪得好，癡得好。王司直曰：讀書不可不刻，智也。買書不可不貪，勇也。行善不可不癡，仁也。若以剗剗為刻，則又是義矣。余廿年來，亦每為義所累。

酒可好，不可罵座；色可好，不可傷生；財可好，不可昧；心氣可好，不可越理。

曹沖谷曰：雅論可用。銘座書紳。龍天池曰：此非幽夢影乃清夜鐘耳。

袁中江曰：如灌夫使酒，文園病肺，昨夜南塘一出，馬上挾章臺柳歸，亦自無妨。覺愈見英雄本色也。  
王宓草曰：可以立品，可以養生，可以治心。



文名可以當科第。儉德可以當貨財。清閒可以當壽考。

聶晉人曰。若各人而登甲第。富翁而不驕奢。壽翁而又清閒。便是蓬壺三島中人也。范汝受曰。此亦是貧賤文人無所事事。自為慰藉云耳。恐亦無實在受用處也。曾青藜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此是清閒當壽考注脚。石天外曰。得老子退一步法。顧天石曰。予生平喜遊。每逢佳山水。輒留連不去。亦自謂可當園亭之樂。質諸心齋。以為然否。

不獨誦其詩。讀其書。是尚友古人。即觀其字畫。

亦是尚友古人處。

張竹坡曰。能友字畫中之古人。則九原皆為之感泣矣。

王司直曰。徒觀古人之字畫。而不得其用筆用意之妙。未見其尚友古人也。

無益之施捨。莫過于齋僧。無益之詩文。莫甚于

祝壽。殷簡堂曰。若詩文有筆費。亦未嘗不可。

張竹坡曰。無益之心思。莫過于憂貧。無益之學問。莫過于務名。

妾美不如妻賢。錢多不如境順。

張竹坡曰。此所謂竿頭欲進步者。然妻不賢。安用妾美。錢不多。那得境順。

龐天池曰。有益之施捨。莫過于多送我幽夢影後冊。龐天池曰。妻不賢則妾美。祇為虛設。境不

順則多錢。反是禍根。龐天池曰。謁貴官不若訪高士。精八股不如窮一經。

睡夢影

張迂菴曰。此蓋謂二者不可得兼。捨一而取一者也。○又曰。世固有錢多而境不順者。創新菴不若修古廟。讀書不若溫舊業。

張竹坡曰。是真會讀書者。是真讀過萬卷書者。是真一書會讀過數遍者。

顧天石曰。惟左傳楚詞馬班杜韓之詩文。及水滸西廂還魂等書。雖讀百遍不厭。此外皆不耐溫者矣。奈何。

王安節曰。今世建生祠。又不若創茅菴。

字與畫同出一原。觀六書始于象形。則可知已。

江舍徵曰。有不可畫之字。不得不用六法也。張竹坡曰。千古人未經道破。却一口拈出。沈契掌曰。陳思王云。畫者鳥書之流。亞固早已言之矣。

龐天池曰。余謂五岳皆開客之園亭。于間只於人之傳會。

怡人園亭。宜與住宅相連。閒人園亭。不妨與住宅相遠。

張竹坡曰。真閒人。必以園亭為住宅。

王司直曰。怡人。可以不用園亭。若有自宜極遠。恐其擾我之怡也。若閒人之園亭。則宜與住宅相近。以便終日對景賦詩也。

酒可以當茶。茶不可以當酒。詩可以當文。文不可以當詩。曲可以當詞。詞不可以當曲。月可以當燈。燈不可以當月。筆可以當婢。婢不可以當筆。

筆。婢可以當奴。奴不可以當婢。

曹冲谷曰  
奴不可以  
當婢有碑  
世教之言

幽夢影

江含徵曰婢當奴則太親吾恐忽聞河東獅子吼耳  
周星遠曰奴亦有可以當婢處但未免稍遜耳○近時士大夫往往就此癖吾輩馳騫之流盜竊虛名亦欲效顰相尚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心齋豈未識其故乎  
張竹坡曰婢可以當奴者有奴之所有者也奴不可以當婢者有婢之所同有無婢之所獨有者也  
弟木山曰凡于飲食之頃恐月不可以當燈  
余湘客曰以奴當婢小姐權時落後也  
龐天池曰財可以當才而才不可以當財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間大不平非劍不能消也

陸雲士曰  
古筆銘曰  
毫毛茂茂  
陷水可脫  
陷文不活  
正此謂也  
亦有以  
筆而實  
之者亦有  
罵以筆而

周星遠曰看劍引杯長一切不平皆破除矣  
張竹坡曰此平世的劍術非隱娘輩所知  
張迂菴曰蒼蒼者未必肯以太阿假人似不能代作空空兒也  
尤悔菴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豈止蘇子美以一斗讀漢書耶  
不得已而諛之者寧以口毋以筆  
之者亦寧以口毋以筆

孫豹人曰但恐未必能自主耳  
張竹坡曰上句立品下句立德  
張迂菴曰匪惟立德亦以免禍  
顧天石曰令人筆不諛人更無用筆之處矣  
心齋不知此苦還是唐宋以上人耳  
王司直曰諛之并不以口罵之還須用筆

若譽之者  
總以不筆

雁天池曰  
若飲酒而  
即能詩吾  
願營耕丘  
以終老心  
齋將母以  
筆奴為筆  
安乎

屬天池曰  
更有一物  
感之至神  
至速者如  
黃之金白  
之銀心齋  
偏偏忌却  
自不能致  
身通顯也

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紅顏者必薄命。而薄命者未必盡屬紅顏。能詩者必好酒。而好酒者未必盡屬能詩。

張竹坡曰：情起于色者，則好色也。非情也。禍起于顏色者，則薄命在紅顏否，則亦止曰命而已矣。

洪秋士曰：世亦有能詩而不好酒者。王司直曰：孔子云：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即此意。

梅令人高。蘭令人幽。菊令人野。蓮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艷。牡丹令人豪。蕉與竹令人韻。秋海棠

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張竹坡曰：美人令衆卉皆香，名士令羣芳俱舞。吳子山曰：讀之驚才絕艷，堪採入羣芳譜中。

吳實崖曰：幽夢影令人韻。陳留溪曰：心齋種種著作，皆能令人饒。

物之能感人者，在天莫如月，在樂莫如琴，在動

物莫如鵲，在植物莫如柳。

王宓草曰：於垂柳下，對月彈琴，或聞杜鵑啼數聲，此時令人百感交集。

妻子頗足累人。羨和靖梅妻鶴子，奴婢亦能供職。喜志和樵婢漁奴。

願天池曰  
今之所謂  
清高者見  
寒賤偏自  
簡傲見勢  
位善于趨  
婚莫憂他  
不識時務  
也

雁天池曰  
還要冰  
鑑為識英  
州後眼

幽夢影

尤梅菴曰梅妻鶴子樵婢漁童可稱絕對人  
生眷屬得此足矣

涉獵雖曰無用猶勝于不通古今清高固然可  
嘉莫流于不識時務

黃交三曰南陽袍邾時原非清高者可比

江舍徵曰此是心齋經濟語

張竹坡曰不合時宜則可不達時務奚其可

尤悔菴曰名言名言

沈契掌曰獺祭魚亦有用處但不識時務者

未必清高

所謂美人者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  
柳為態以玉為骨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

詩詞為心以翰墨為香吾無間然矣

冒辟疆曰合古今靈秀之氣庶幾鑄此一人

江舍徵曰還要有松蘿之操纔好

黃交三曰論美人而曰以詩詞為心真是聞

所未聞

蠅集人面蚊吸人膚不知以人為何物

陳康疇曰應是頭陀轉世意中但求布施也

釋菌人曰不堪道破

張竹坡曰此南華精髓也

尤悔菴曰正以人之血肉祇堪供蠅蚊咀嚼

耳以我視之人也自蠅蚊視之何異腥羶臭

腐乎

有山林隱逸之樂而不知享者漁樵也農圃也

陸雲士曰  
集人面者  
非地而地  
吸人膚者  
非蚊而蚊  
明知其為  
人也而集  
之吸之更  
不知其以  
人為何物

幽夢影

卷下

上

緇黃也。有園亭姬妾之樂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弟木山曰。有山珍海錯而不能享者。庖人也。有牙籤玉軸而不能讀者。蠹魚也。書賈也。顧天石曰。大僚雖不善享姬妾。

黎舉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想是臣櫻桃。以芥

嫁笋。但時不同耳。予謂物各有偶。擬必于倫。今

之嫁娶。殊覺未當。如梅之為物品。最清高。棠之

為物。姿極妖艷。即使同時。亦不可為夫婦。不若

胡會來曰。維海棠之妖艷宜嫁梅之清高。是以絕世佳人。豈蓋代才子。不然則和入。

梅聘梨花。海棠嫁杏。櫟臣佛手。荔枝臣櫻桃。秋

海棠嫁雁來紅。庶幾相稱耳。至若以芥嫁笋。笋

如有知。必受河東獅子之累矣。

弟木山曰。余嘗以為藥為牡丹后。因作賀表一通。兄會云。但恐芍藥未必肯耳。

石天外曰。花神有知。當以花果數升謝。蹇修矣。沈契掌曰。重為位置。自堪平章。花木愚意。以芥易作筍之奴何如。

妻學在曰。雁來紅做新郎。真箇是。老少年也。

五色有太過。有不及。惟黑與白無太過。

杜茶村曰。君獨不聞。唐有李太白乎。江含徵曰。又不聞元之又元乎。

無與交頤。臨詩而媚。潘畫歸勢。家豪右矣。乃得與海棠幸不記。值此正才。子在人之。不恒俱也。可勝歎哉。

尤悔菴曰。知此道者。其惟爽乎。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

許氏說文分部。有止有其部。而無所屬之字者。下必註云。凡某之屬。皆從某。贅句殊覺可笑。何不省此一句乎。

譚公子曰。此獨民縣到任告示耳。王司直曰。此亦古史之遺。

閱水滸傳。至魯達打鎮關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必有一棒極快意事。方不枉在生一場。即不能有其事。亦須著得一種得意之書。庶幾無憾。

羅天池曰。甚矣吾輩若不做一兩件得意事。會不若梁山泊之強盜矣。

耳。如李太白有貴妃捧硯事。司馬相如有文君當壚事。嚴子陵有足加帝腹事。王渙王昌齡有旗亭畫壁事。王子安有順風過江作滕王閣序事之類。

張竹坡曰。此等事。必須無意中。方做得來。陸雲士曰。心齋所著得意之書。頗多不止一打快活林。一打景陽岡。稱快意矣。弟木山曰。兄若打殺中山狼。更極快意。

春風如酒。夏風如茗。秋風如烟。如薑芥。

許筠菴曰。所以秋風客氣味。狠辣。張竹坡曰。安得東風夜夜來。

王司直曰。冬風如辣椒。亦似麥酒。喬東湖曰。主人好喫烟。定不惱秋風客。

冰裂紋極雅。然空細不空肥。若以之作窗欄。殊

羅天池曰。我疑心齋之心。澄徹。

當如水縱橫徐理應如冰之紋誰持素鏡一証余言不謬

幽夢影

不耐觀也。水裂紋須分大小先作大水裂再于每大塊之中作小水裂方佳

江含徵曰此便是哥審紋也新熊封曰一片水心在玉壺可以移贈

鳥聲之最佳者畫眉第一黃鸝百舌次之然黃

鸝百舌世未有籠而畜之者其殆高士之儔可

聞而不可屈者耶

江含徵曰又有打起黃鸝兒者然則亦有時用他不着

陸雲士曰黃鸝住久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來去有情正不必籠而畜之也

不治生產其後必致累人專務交遊其後必致

累已

楊聖藻曰晨鐘夕磬發人深省

冑巢民曰若在我雖累已累人亦所不悔

宗子發曰累已猶可若累人則不可矣

江含徵曰今之人未必肯受你累還是自家穩些的好

王司直曰不治生產後必累人今世治生產者往往累人務廣交遊固累已身居住藉不禮貧賤交又不止累已也

昔人云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予謂此非識字之過也蓋識字則非無聞之人其淫也人易得而知耳



陸雲士曰  
妙舌如環  
真慧業文  
人之語

幽夢影

四

張竹坡曰此名士持身不可不加謹也  
李若金曰貞者識字愈貞淫者不識字亦淫

善讀書者無之而非書山水亦書也棋酒亦書

也花月亦書也善遊山水者無之而非山水書

史亦山水也詩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

陳鶴山曰此方是真善讀書人善遊山水人  
黃交三曰善于領會者當作如是觀

江含徵曰五更臥被時有無數山水書籍在  
眼前胸中

尤梅菴曰山即水即書即一而二二而三三  
而一者也

園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繪瑣屑往往見

雁天池曰  
華素之中

雅俗判矣  
所謂不見

其人而如  
見其人可

於到門題  
鳳時夾之

人家園子屋脊牆頭雕甍鏤瓦非不窮極工巧  
然未久即壞壞後極難修葺是何如樸素之為  
佳乎

江含徵曰世間最令人神愴者莫如名園雅  
墅一經頽廢風臺月榭埋沒荆棘故昔之賢

達有不欲置別業者予嘗過琴虞留題名園  
句有云而今綺砌雕闌在剩與園丁作業錢

蓋傷之也  
弟木山曰予嘗悟作園亭與作光棍二法園

亭之善在多迴廊光棍之惡在能結訟  
王安節曰須知置園亭者必不欲樸素

清宵獨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蛩語恨

黃孔植曰  
此逆旅無  
聊之况心

齋亦知之  
灑天地曰  
孽母有精  
則為我之  
西施西施  
無意則為  
我之嫵母  
花案但以  
情字定之  
殊不失矣  
若取色而  
不取情雖  
國色天香  
何有于我  
哉

幽夢影

袁士旦曰。令我百端交集。弟東園曰。邀月則對影。成三人。非獨坐矣。

官聲採于輿論。豪右之口與寒乞之口俱不得。

其真。花案定于成心。艷媚之評與寢陋之評概。

恐失其實。倪永清曰。我謂象人唾罵者。其人

黃九烟曰。先師有言。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李若金曰。豪右而不講。分上寒乞而不望。推

恩者亦未嘗無公論。

胸藏丘壑。城市不異山林。與寄烟霞。閭浮有如蓬島。

王司直曰。心能造境。境不能累心。樂天知命。雖居窮厄。猶如安樂。此絕妙學問。

梧桐為植物中清品。而形家獨忌之。甚且謂梧

桐大如斗。主人往外走。若竟視為不祥之物也。

者。夫剪桐封弟。其為宮中之桐可知。而卜世最

久者。莫過于周。俗言之不足據。類如此夫。

江舍徵曰。愛碧梧者。遂艱于白鏹。造物蓋忌

之。故斬之。也有何吉凶休咎之可關。只是打

秋風時。光棍樣可厭耳。尤悔菴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詩言之矣。倪永清曰。心齋為梧桐。雪千古之奇。冤百卉俱當九頓。

幽夢影

卷下

七

陸雲士曰  
有不風流  
之道學有  
風流之道

多情者不以生死易心好飲者不以寒暑改量  
喜讀書者不以忙閒作輟

朱其恭曰此三言者皆是心齋自為寫照  
曹冲谷曰若以生死易心安見多情以寒暑  
改量忙閒輟讀亦不成其為酒人名士也  
王司直曰我願飲酒讀離騷至死方輟何如

蛛為蝶之敵國驢為馬之附庸

周星遠曰妙論解頤不數晉人危語隱語  
黃交三曰自開關以來未聞有此奇論

立品須法乎宋人之道學涉世宜參以晉代之  
風流 侯永清曰等閒地位却是個雙料聖人

學有不道  
學之風流  
有道學之  
風流毫釐  
千里

方寶臣曰真道學未有不風流者

張竹坡曰夫子自道也

胡靜夫曰予贈金陵前輩趙容菴句云文章鼎  
立莊騷外杖屨風流晉宋間今當移贈山老

古謂禽獸亦知人倫子謂匪獨禽獸也即草木  
亦復有之牡丹為王芍藥為相其君臣也南山  
之喬北山之梓其父子也荆之閒分而枯閒不  
分而活其兄弟也蓮之並蒂其夫婦也蘭之同  
心其朋友也

江含徵曰綱常倫理今日幾于掃地合向花  
木鳥獸中求之又曰心齋不喜迂腐此却

有腐氣。王司直曰：人奈何至有反，不如禽獸草木者。

豪傑易于聖賢，文人多于才子。

張竹坡曰：豪傑不能為聖賢，聖賢未有不豪傑。文人才子亦然。

牛與馬一仕而一隱也，鹿與豕一仙而一凡也。

杜茶村曰：田單之火牛亦會効力疆場，至馬之隱者則絕無之矣。若武王歸馬于華山之陽，所謂勒令致仕者也。

張竹坡曰：諺云莫與兒孫作馬牛，蓋為後人審出處語也。

王司直曰：呼馬應馬，呼牛應牛，想是可仕則仕，可隱則隱。

古今至文皆血淚所成。

龐天池曰：古今血淚皆至情所釀。

吳晴巖曰：山老清淚痕一書細看皆是血淚。工舍徵曰：古今惡文亦純是血。

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

乾坤。

吳兩若曰：世界原從情字生出，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釋中洲曰：情與才缺一不可。

曹冲谷曰：情字如此看，方大世界若非情之維持，久已天崩地裂。

孔子生于東魯，東者生方，故禮樂文章其道皆自無而有，釋迦生于西方，西者死地，故受想行

識其教皆自有而無

吳街南曰佛遊東土佛入生方人望西天豈知是尋死地嗚呼西方之人今之死靡他殷日戒曰孔子只勉人生時用功佛氏只教人死時作主各自一意倪永清曰盤古生于天心故其人在不有不無之間

有青山方有綠水水惟借色于山有美酒便有

佳詩詩亦乞靈于酒

李聖許曰有青山綠水乃可酌美酒而咏佳詩是詩酒又發端于山水也錢波齋曰詩酒乃山水之神吳吳山曰無青山有綠水其水最濁

嚴君平以下講學者也孫思邈以醫講學者也諸葛武侯以出師講學者也

殷日戒曰心齋殆又以幽夢影講學者耶戴田友曰如此講學纔可稱道學先生  
人則女美于男禽則雄華于雌獸則牝牡無分者也

杜于皇曰人亦有男美于女者此尚非確論徐松之曰此是茶村與到之言亦非定論

鏡不幸而遇嫫母硯不幸而遇俗子劍不幸而遇庸將皆無可奈何之事

龐天池曰鏡幸而遇嫫母得逸其形現幸而遇俗人

得完其條  
劍幸而過  
庸將得保  
其錄

幽夢影

楊聖藻曰。凡不幸者。皆可以此概之。  
閔賓連曰。心齋案頭無一佳硯。然詩文絕無  
一點塵俗氣。此又視之大幸也。  
曹冲谷曰。最無可奈何者。佳人定隨癡漢。

天下無書則已有則必當讀。無酒則已有則必

當飲。無名山則已有則必當遊。無花月則已有

則必當賞玩。無才子佳人則已有則必當愛慕。

憐惜。龐天池曰。佳人若妬。可不憐惜。才子無  
行。且是痛恨。

弟木山曰。談何容易。即吾家黃山。幾能得一  
到耶。

秋蟲春鳥。尚能調聲弄舌。時吐好音。我輩擲管

拈毫。豈可甘作鴉鳴牛喘。

吳蘭次曰。牛若不喘。宰相安肯問之。  
張竹坡曰。宰相不問科律。而問牛喘。真是文  
章司命。  
倪永清曰。世皆以鴉鳴牛喘為鳳歌鸞唱。奈何。

媿顏陋質。不與鏡為仇者。亦以鏡為無知之死

物耳。使鏡而有知。必遭撲破矣。

江含徵曰。鏡而有知。遇若輩。早已迴避矣。  
張竹坡曰。鏡而有知。必當化媿為妍。

吾家公藝。恃百忍以同居。千古傳為美談。殊不

知忍而至于百。則其家庭乖戾。睽隔之處。正未

幽夢影

卷下

三

易更僕數耳。

江舍徵曰。然除了一忍。更無別法。

顧天石曰。心齋此論。先得我心。忍以治家。則可。奈何進之高宗。使忍以養成武氏之禍。哉。倪永清曰。若用忍字。則百猶嫌少。否則以劍字處之。是矣。或曰。出家二字。足以處之。王安節曰。惟其乖戾。際隔。是以要忍。

九世同居。誠爲盛事。然止當與割股廬墓者。作一例看。可以爲難矣。不可以爲法也。以其非中庸之道也。

洪去蕪曰。古人原有父子異宮之說。沈契掌曰。必居天下之廣居而後可。

王司直曰。如此過中。亦自不妨。賢者過之。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作文之法。意之曲折者。宜寫之以顯淺之詞。理之顯淺者。宜運之以曲折之筆。題之熟者。參之以新奇之想。題之庸者。淡之以關繫之論。至于窘者。舒之。使長。縟者。剛之。使簡。俚者。文之。使雅。闕者。攝之。使靜。皆所謂裁制也。

陳康壽曰。淡得作文三昧語。

張竹坡曰。所謂節制之師。

王丹麓曰。文家秘旨。和盤托出。有功作者。不淺。

曹冲谷曰  
西湖為山  
水中尤物  
非才子不  
能道此語  
惟心齋能  
言之亦惟  
松茨能於  
之耳

幽夢影

笋為蔬中尤物。荔枝為果中尤物。蟹為水族中

尤物。酒為飲食中尤物。月為天文中尤物。西湖

為山水中尤物。詞曲為文字中尤物。

張南村曰：幽夢影可為書中尤物。陳鶴山曰：此一則又為幽夢影中尤物。

買得一本好花，猶且愛護而憐惜之。矧其為解

語花乎？李若金曰：花能解語而落于粗惡武夫，或遭獅吼戕賊，雖欲愛護，何可得

周星遠曰：情至之語，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耶。

石天外曰：此一副心，令我念佛數聲。王司直曰：此言是惻隱之心，卽是是非之心。

觀手中便面，足以知其人之雅俗。足以識其人之交遊。

李聖許曰：今人以筆資，而名士書畫，名士何嘗與之交遊。吾知其手中便面，雖雅而其人則俗甚也。心齋此條，猶非定論。畢嶠谷曰：人苟肯以筆資，而名士書畫，則其人猶有雅道存焉。世固有並不愛此道者。錢自天曰：二說皆然。

水為至污之所，會歸火為至污之所，不到若變

不潔而為至潔，則水火皆然。

江舍微曰：世間之物，宜投諸水火者不少。蓋喜其變也。

幽夢影

卷下

三



胡會來曰水。聖之和者也。火。聖之清者也。故即受物之汚。而能令汚自化。

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此未易與

淺人道也。

李若金曰。究竟可觀者。必有奇怪處。可愛者。必無大不通。

陳康壽曰。相馬于牝牡驪黃之外者。得之矣。梅雪坪曰。雖通而可厭。便可謂之不通。

遊玩山水。亦復有緣。苟機緣未至。則雖近在數

十里之內。亦無暇到也。

張南村曰。予晤心齋時。詢其曾遊黃山否。心齋對以未遊。當是機緣未至耳。

龐天池曰  
心齋未遊  
黃山故尋  
出一緣字  
來使為認  
過

龐天池曰

非詣人者

不能富非

驕世者不

至貧。真一

字一泪亦

一字一刀

曹冲谷曰

除却檢藏

一事尤見  
其高  
龐天池曰  
我欲入閻

陸雲士曰。余慕心齋者十年。今戊寅之冬始得一面。身到黃山。恨其晚而正未晚也。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古人之所賢也。貧而無驕。

富而無諂。今人之所少也。足以知世風之降矣。

許未菴曰。戰國時已有貧賤驕人之說矣。張竹坡曰。有一人一時而對此諂對彼驕者。

更難

沈契掌曰。諂故致富。驕故致貧。願今人省此。

昔人欲以十年讀書。十年遊山。十年檢藏。予謂

檢藏儘可不必十年。只二三載足矣。若讀書與

遊山。雖或相倍蓰。恐亦不足以償所願也。必也

楚盜安期  
棄如斗大  
者數次咳  
心濟得  
長生久視  
以滿其讀  
書之願何  
如

幽夢影

如黃九烟前輩之所云。人生必三百歲而後可  
乎。

江合徵曰。昔賢原謂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  
放過耳。

孫松坪曰。吾鄉李長蘅先生。愛湖上諸山。有  
每箇峰頭住一年之句。然則黃先生所云。猶  
恨其少。

張竹坡曰。今日想來。彭祖反不如馬遷。  
王司直曰。登山臨水。竟日忘歸。閉戶讀書。累  
日不出。如此則何必三百歲乎。

寧為小人之所罵。毋為君子之所鄙。寧為自主  
司之所擯。棄毋為諸名宿之所不知。

陳康疇曰。世之人自今以後。慎毋罵心。齊也。  
江舍徵曰。不獨罵也。卽打亦無妨。但恐難助  
不足。以安尊拳耳。  
張竹坡曰。後二句。足少平吾恨。  
李若金曰。不為小人所罵。便是鄉愿。若為君  
子所鄙。斷非佳士。

傲骨不可無。傲心不可有。無傲骨則近于鄙夫。  
有傲心不得為君子。

吳街南曰。立君子之側。骨亦不可傲。當鄙夫  
之前。心亦不可不做。  
石天外曰。道學之言。才人之筆。  
龐筆奴曰。見身說法。真是妙諦。

蟬是蟲中之夷。齊蜂為蟲中之管晏。

幽夢影

卷下

居

崔青時曰心齋可謂蟲之董狐

吳鏡秋曰蚊是蟲中酷吏蠅是蟲中遊客

曰癡曰愚曰拙曰狂皆非好字面而人每樂居

之曰奸曰黠曰強曰佞反是而人每不樂居之何也

江含徵曰有其名者無其實有其實者避其名  
王司直曰樂居之者固是人欲不樂居之者亦非天理

錢目天曰吾樂以中原乞句自居

唐虞之際音樂可感鳥獸此蓋唐虞之鳥獸故可感耳若後世之鳥獸恐未必然

龍天池印  
外更設一  
德文刑以  
無行於之  
七出之條  
更加以不  
酸法以治  
佳人之禪  
妬者之心  
且道好廢

洪去蕪曰然則鳥獸亦隨世道為升降耶  
陳康疇曰後世之鳥獸應是後世之人所化身即不無升降正未可知  
石天外曰鳥獸自是可感但無唐虞音樂耳  
畢右萬曰後世之鳥獸與唐虞無異但後世之人迥不同耳  
痛可忍癢不可忍苦可耐酸不可耐

陳康疇曰余見酸子偏不耐苦  
張竹坡曰是痛癢關心語

余香祖曰癢不可忍須倩麻姑搔背  
釋牧堂曰若知痛癢辨苦酸便是居士悟處

鏡中之影着色人物也月下之影寫意人物也  
鏡中之影鈎邊畫也月下之影沒骨畫也月中

雁天池曰  
非背記五  
車書不能  
讀無字之  
書非面壁  
十年不能  
會難通之  
解全悉學  
苦參枯木  
禪故急注  
二語心齋

山河之影。天文。中地理也。水中星月之象。地理。中。天文也。  
雁天池曰。種種影子。是色非色。是空非空。總是幽夢影子。

揮叔子曰。繪空鑲影之筆。石天外曰。此種着色寫意。能令古今善畫人。一齊闕筆。

能讀無字之書。方可得驚人妙句。能會難通之解。方可參最上禪機。

黃交三曰。山老之學。從悟而入。故常有微天微地之言。釋牧堂曰。驚人之句。從外而得者。最上之禪。從內而悟者。山翁再來人。內外合一耶。

胡會來曰

胡會來曰。從無字處著書。已得驚人。于難通處著解。既參最上。其幽夢影子。

若無詩酒。則山水為具文。若無佳麗。則花月皆虛設。

卓子任曰。詩人酒客。以及佳麗。乃山川靈秀之氣。孕毓而成者。

才子而美姿容。佳人而工著作。斷不能永年者。匪獨為造物之所忌。蓋此種原不獨為一時之寶。乃古今萬世之寶。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取衰

寶。乃古今萬世之寶。故不欲久留人世。以取衰耳。

鄭破水曰千古傷心同聲一哭  
王司直曰千古傷心者讀此可以不哭矣

陳平封曲逆侯史漢注皆云音去遇予謂此是

北人土音耳若南人四聲俱全似仍當讀作本

音為是北人于唱曲之曲亦讀如去字

孫松坪曰曲逆今完縣也衆水滌河勢曲而流逆予嘗為土人訂之心齋重發吾覆矣

古人四聲俱備如六國二字皆入聲也今梨園

演蘇秦劇必讀六為溜讀國為鬼從無讀入聲

者然考之詩經如良馬六之無衣六兮之類皆

不與去聲叶而叶祝告燠國字皆不與上聲叶

而叶入陌質韻則是古人似亦有入聲未必盡

讀六為溜讀國為鬼也

弟木山曰梨園演蘇秦原不盡讀六國為溜鬼大抵以曲調為別若曲是南調則仍讀入聲也

王司直曰梨園曲調字句多有令人不可解者

閒人之硯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硯尤不可不佳

娛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廣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江含徵曰硯美下墨可也妾美招妒奈何張竹坡曰妒在妾不在美

麗天池曰有美妾而遇妒妻只在眼皮上供養身能廣嗣心齋計亦左矣

胡會來曰。不有佳硯。那得佳書。不有佳妾。那得佳兒。故因陋就簡者。取法乎下者也。

雁天池曰。如何是樂。曰。見在如何。是苦。曰。長想。

如何是獨樂樂。曰。鼓琴。如何是與人樂樂。曰。奕棋。如何是與眾樂樂。曰。馬弔。

蔡鉉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少。

王丹麓曰。我與蔡君異。獨與人為鬼陣。見則必亂其局而後已。

不待教而為善。為惡者。胎生也。必待教而後為

善。為惡者。卵生也。偶因一事之感觸。而突然為

善。為惡者。濕生也。如周處戴淵之改過。李懷光反叛之類。前後判

若兩截。究非一日之故者。化生也。

如唐玄宗衛武公之類。

王宓草曰。有教亦不善者。又在胎卵濕化之外。

雁天池曰。不教而為惡。教之而不為善者。畜生也。

王勿齋曰。一教即善者。順生也。所謂人之生也。直是也。若橫生。逆產。徒費穩婆氣力耳。

凡物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則鏡也。符印也。日

晷也。指南針也。

袁中江曰。凡人皆以形用。其以神用者。聖賢也。仙也。佛也。

黃虞外士曰。凡物之用。皆形。而其所以然者。神也。鏡凸凹而易。其肥瘦符印以專一而主。

其神機日晷以恰當而定準則指南以靈動而活其針縫是皆神而明之存乎人矣

才子遇才子每有憐才之心美人遇美人必無惜美之意我願來世托生為絕代佳人一反其局而後快

陳鶴山曰諺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耶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

則為之奈何鄭蕃修曰俟心齋來世為佳人時再議

余湘客曰古亦有我見猶憐者倪永清曰再來時不可忘却

予嘗欲建一無遮大會一祭歷代才子一祭歷

曹冲

侯我

後

百

施黃

萬創建

於小青

地方待得

彌勒佛降

生然後請

心齋建此

無遮大會

何如

代佳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即當為之

顧天石曰君若果有此盛舉請遲至二三十年之後則我亦可以拜領盛情也

釋中洲曰我是真正高僧請即為之何如不然則此二種沉魂滯魄何日而得解脫耶

江合徵曰折柬雖具而未自定期則才子佳人亦復怨聲載道又曰我恐非才子而冒

為才子非佳人而冒為佳人雖有十萬八千母陀羅臂亦不能具香廚法饌也心齋以為

然否釋遠峰曰中洲和尚不得奪我施主

聖賢者天地之替身

石天外曰此語大有功名教敢不伏地拜倒張竹坡曰聖賢者乾坤之幫手

陸雲七曰  
極誕極奇  
之語極真  
極確之語

天極不難做。只須生仁人君子。有才德者。二三

十人足矣。君一相一冢宰。一及諸路總制撫軍

是也。倪永清曰。天若都生善人。君相皆當袖

黃九淵曰。吳歌有云。做天切莫做四月天。可

見天亦有難做之時。又不須如媧氏補之。

江舍徵曰。天若好做。又不須如媧氏補之。

尤謹庸曰。天不做。天只是做。夢奈何奈何。

擲陞官圖。所重在德。所忌在賊。何一登仕版。輒

與之相反耶。江合徵曰。所重在德。不遵是。要。幾。文。錢。耳。

沈奕掌曰。仕版原與紙版不同。

動物中有三教焉。蛟龍鱗鳳之屬。近于儒者也。

猿狐鶴鹿之屬。近于仙者也。獅子牯牛之屬。近

于釋者也。植物中有三教焉。竹梧蘭蕙之屬。近

于儒者也。蟠桃老桂之屬。近于仙者也。蓮花蓂

蔔之屬。近于釋者也。

顧天石曰。請高唱西廂一句。一箇通徹三教

凡流。石天外曰。衆人碌碌。動物中蜉蝣而已。世人

崢嶸。植物中荆棘而已。佛氏云。日月在須彌山腰。果爾。則日月必是遠。

卷下



山橫行而後可苟有升有降必為山巔所礙矣  
 又云。地上有阿耨達池。其水四出。流入諸印度。  
 又云。地輪之下為水輪。水輪之下為風輪。風輪  
 之下為空輪。余謂此皆喻言人身也。須彌山喻  
 人首。日月喻兩目。池水四出。喻血脈流通。地輪  
 喻此身。水為便溺。風為洩氣。此下則無物矣。

釋遠峰曰。却被此公道破。畢右萬曰。乾坤交後。有三股大氣。一呼吸。二盤旋。三升降。呼吸之氣。在八卦為震巽。在天地為風雷。為海潮。在人身為鼻息。盤旋之氣。

灑天地曰。心齋有煉。石補天乎。以乃以七。栗無韻缺。補陶詩甚。矣。文法之。困人也。

在八卦為坎離。在天地為日月。在人身為兩目。為指尖髮頂。羅紋在草木為樹節。蕉心升降之氣。在八卦為艮兌。在天地為山澤。在人身為髓液。便溺為頭顱肚腹。在草木為花葉之萌彫。為樹梢之向天。樹根之入地。知此而萬言之出于二氏者。皆可類推而悟。

蘇東坡和陶詩。尚遺數十首。子嘗欲集坡句以補之。苦于韻之弗備而止。如責子詩中。不識六與七。但覓梨與栗。七字栗字。皆無其韻也。

王司直曰。余亦常有此想。每以為平生憾事。不謂竟有同心。今彼可以無憾。但憾蘇老耳。子嘗偶得句。亦殊可喜。惜無佳對。遂未成詩。其

一為枯葉帶蟲飛。其一為鄉月大于城。姑存之以俟異日。

王司直曰。古人全詩。每因一句兩句。而傳者。後人誦之不已。既有此一句兩句。何必復增。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二句極琴心之妙境。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二句極手談之妙境。帆隨湘轉。望衡九面。二句極泛舟之妙境。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二句極美人之妙境。

曹冲谷曰。一味妙悟。王司直曰。登山泛舟望美。此語妙境之妙。

鏡與水之影所受者也。日與燈之影所施者也。月之有影。則在天者為受。而在地者為施也。

鄭破水曰。受施二字。淡得陰陽之理。麗天池曰。幽夢之影在心。齋為施在筆。奴為受。

隨雲放曰。心齋如不肯施。我自有捉影手段。

水之為聲有四。有瀑布聲。有流泉聲。有灘聲。有溝澮聲。風之為聲有三。有松濤聲。有秋葉聲。有波浪聲。雨之為聲有二。有梧蕉荷葉上聲。有承簷溜竹筩中聲。

曹冲谷曰。雨聲惟舟篷上聲最難聽。雪打孤蓬聲更慘。余昔往來新安富春道中。身歷此况。

至今言之  
顯然

李若金曰  
富人之可  
鄙者在各  
或不好書  
或或喪交  
遊或趨炎  
熱而輕忽  
寒士若非  
然者則富  
翁大有裨  
益人處則  
可少之

陸夢景

第木山曰。數聲之中。惟水聲最為可厭。以其無已時。甚聒人耳也。

文人每好鄙薄富人。然于詩文之佳者。又往往以金玉珠璣錦繡譽之。則又何也。

陳鶴山曰。猶之富貴家。張山臞野老。落木荒村之畫耳。

江含微曰。富人嫌其怪且俗耳。非嫌其珠玉文繡也。

張竹坡曰。不文雖窮。可鄙能文雖富。可敬。陸雲士曰。竹坡之言。是真公道說話。

能開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閒。

沈契掌曰。怪道心齋先生能閒能忙。王司直曰。寫出禹稷肝腸。說破孔孟心事。

先讀經。後讀史。則論事不謬于聖賢。既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徒為章句。

黃交三曰。宋儒語錄中。不可多得之句。

陸雲士曰。先儒著讀書法。彙牘連章。不若心齋數言道盡。

王宓草曰。妄論經史者。還宜退而讀經。

居城市中。當以畫幅當山水。以盆景當苑囿。以書籍當友朋。

周星遠曰。究是心齋偏重獨樂樂。

王司直曰。心齋先生。值身于畫圖中矣。

鄉居須得良朋始佳。若田夫樵子。僅能辨五穀。

幽雅影

卷下

三

而測晴雨。久且數。未免生厭矣。而友之中。又當以能詩為第一。能談次之。能畫次之。能歌又次之。解觴政者。又次之。

陸雲士曰。三說遞進。愈轉愈妙。滑稽之雄。

江合徵曰。說鬼話者。又次之。

殷日戒曰。奔走于富貴之門者。自應以善說。

鬼話為第一。而諸客次之。

倪永清曰。能詩者。必能說鬼話。

玉蘭花中之伯夷也。高而葵花中之伊尹也。傾

蓮花中之柳下惠也。且潔不泥。鶴鳥中之伯夷也。心

雞鳥中之伊尹也。品司鶯鳥中之柳下惠也。求

吳寶崖曰。蟬蟲中之伯夷也。蠶蟲中之伊尹也。蝴蝶。蠱中之柳下惠也。

無其罪而虛受惡名者。蠹魚也。蛙書之蠹。另是

蝨而有其罪而恒逃清議者。鼯鼯也。一種其形如蠶

差小張竹坡曰。自是老吏斷獄。李若金曰。予嘗有除蛛網說。則討之未嘗無人。

臭腐化為神奇。醬也。腐乳也。金汁也。至神奇化

為臭腐。則是物皆然。

袁中江曰。神奇不化臭腐者。黃金也。真詩文也。王司直曰。曹操荆公文。亦是神奇出于臭腐。

黑與白交。黑能汚白。白不能掩黑。香與臭混。臭

能勝香。香不能敵臭。此君子小人相攻之大勢也。

弟木山曰。人必喜白而惡黑。黜臭而取香。此又君子必勝小人之理也。理在又烏論乎。勢石天外。口余嘗言于黑處。着一些白。人必驚心。駭目。皆知黑處有白。于白處。着一些黑。人亦必驚心。駭目。以為白處有黑。甚矣君子之易于形。短小人之易于見長。此不虞之譽求全之毀。所由來也。讀此慨然。

倪永清曰。當今以臭攻臭者不少。恥之一字。所以治君子。痛之一字。所以治小人。張竹坡曰。若使君子以恥治小人。則有恥且格。小人以痛報君子。則盡忠報國。

王孫穀曰。知恥自不畏痛。畏痛必不知恥。恥固所以。玉成君子。痛適所以。貽誤小人。

鏡不能自照。衡不能自權。劔不能自擊。

倪永清曰。詩不能自傳。文不能自譽。雁天池曰。美不能自見。惡不能自掩。蔣宋徵曰。今人中。竟有自傳其詩。自譽其文。自見其美。自掩其惡者。

雁天池曰。此是心齋。做富貴公。子將吟詩。妙訣。今忽和盤托出。真可謂不打白格矣。

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蓋窮則語多感慨。易于見長耳。若富貴中人。既不可憂貧歎賤。所談者。不過風雲月露而已。詩安得佳。苟思所變計。惟。有出遊一法。卽以所見之山川風土物產人情。

尤悔卷中  
世之窮者  
多而工詩  
者少詩亦  
不任受過  
也。

或當瘡痍兵燹之餘。或值旱澇災祲之後。無一不可寓之詩中。借他人之窮愁。以供我之咏歎。則詩亦不必待窮而後工也。

張竹坡曰。所以鄭監門流民圖。獨步千古。倪永清曰。得意之遊。不暇作詩。失意之遊。不能作詩。苟能以無意遊之。則眼光識力。定是不同。



幽夢影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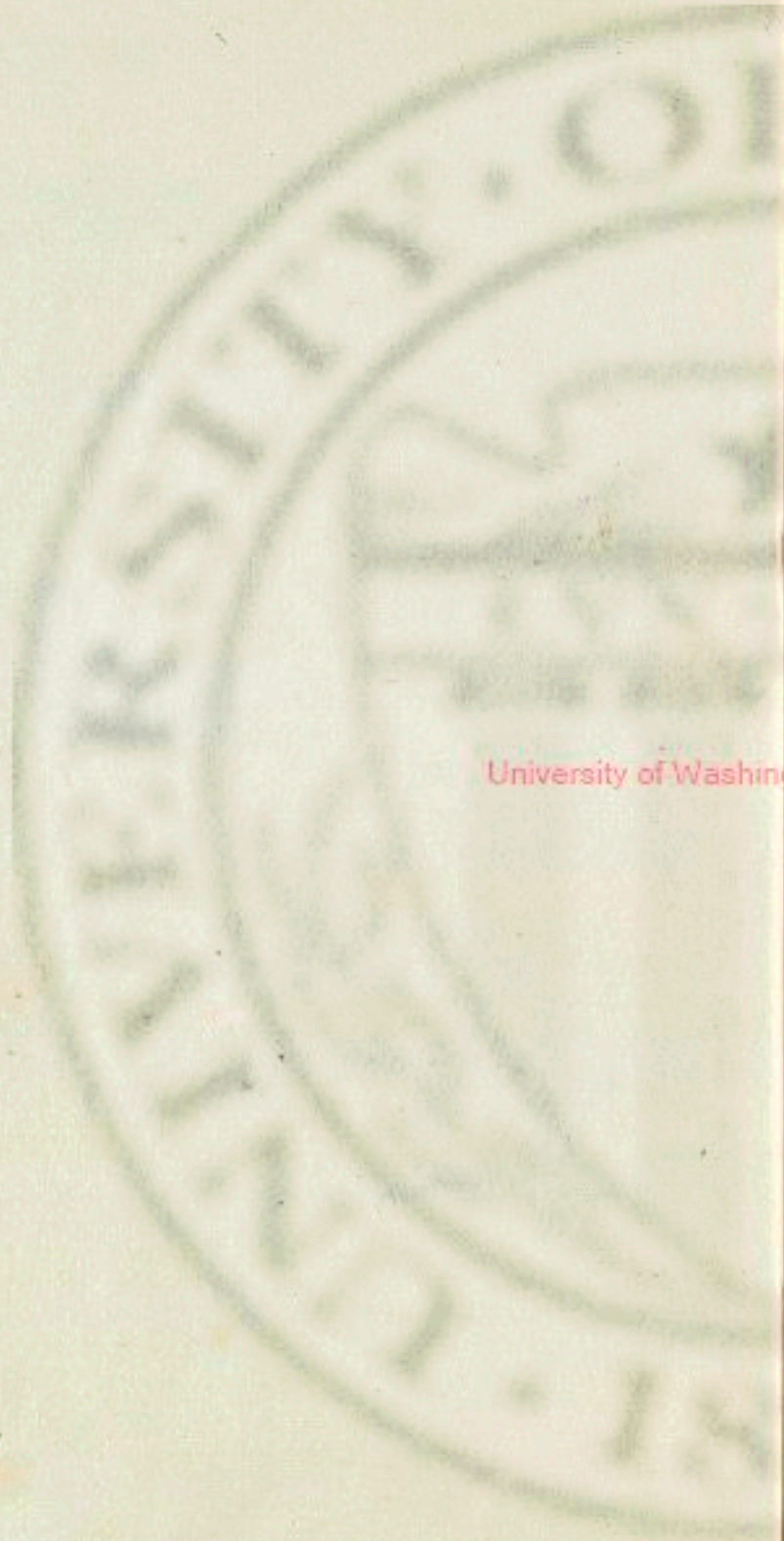
抱異疾者多奇夢。夢所未到之境。夢所未見之事。以心為君主之。官邪干之。故如此。此則病也。非夢也。至若夢木撐天。夢河無水。則休咎應之。夢牛尾。夢蕉鹿。則得失應之。此則夢也。非病也。心齋之幽夢影。非病也。非夢也。影也。影者維何。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也。東坡所謂一掉頭。時生老病。一彈指頃。去來今也。昔人云。芥子具

須彌。而心齋則于倏忽備古今也。此因其心閒手閒。故弄墨如此之閒適也。心齋蓋長於勘夢者也。然而未可向癡人說也。

寓東淘香雪竺江之蘭艸

幽夢影跋

昔人云。梅花之影。妙于梅花。竊意影子何能妙于花。惟花妙則影亦妙。枝榦扶疎。白爾天然生動。凡一切文字語言。總是才人影子。人妙則影自妙。此冊一行一句。非名言。卽韻語。皆從胸次體驗而出。故能發人警省。片玉碎金。俱可寶貴。幽人夢境。讀者勿作影響觀可矣。南村惣識。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